

YUNNANYUN CONGSHU [XIAOSHUOJUAN]
云南云丛书[小说卷]

风雨沧桑

邓树恒 著

《云南云丛书》编委会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沧桑/邓树恒著.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6.12

(云南云丛书. 小说卷)

ISBN 7-80695-484-8

I. 风...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3020 号

责任编辑: 蒋翼坤

封面设计: 朱 堃

责任校对: 陈春梅 余 祁 梁 红

·云南云丛书·【小说卷】

(风雨沧桑·情缘未了·茶——发生在香格里拉的故事)

风雨沧桑

邓树恒 著

《云南云丛书》编委会 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 刷: 云南民族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068mm 1/32

印 张: 17.25

字 数: 433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5-484-8/I·58

全套定价: 86.00 元 (共三册)



内 容 提 要

邓树恒，1946年3月出生于蒙自县新安所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庭环境不好，生活困难，只读过几年小学。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又因受到大哥冤案的影响，他读书求学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只好安心务农。1976年12月，时当壮年的他又因拉柴下一个坡陡弯急的垭口时翻了车，压断胸椎伤及中枢神经，成了高位截瘫的残疾人。面对严酷的命运和苦难的生活前景，邓树恒没有屈服，克服千难万难，他把自己锻炼到不但能帮助爱妻做点家务，并还能握笔写作。他绝不愿陪伴残疾了此一生，而要像世界上一切有志之士那样，用残疾之躯为社会人群做些有益的事。为此，尽管他还不能坐着，却可以扑着靠着，克服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与艰辛，花了20多年之久，终于创作出了一部约4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雨沧桑》。 he 现在是云南省红河州作协会员、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云南丛书》编委会

蓝 芒

马 旷 源

汪 明 传

杨 增 华

郭 明 忠

内 容 提 要

吉逢春家遭变故而饱受辛酸磨难,虽怀忧国报国之忠义却受歧视打击。更不幸的是,正当盛年精壮将立之际,突然伤残瘫痪,虽感已没生存的价值意义,却发誓哪怕爬行乞讨,也要育子成人,并追求些许成就而无愧一生。

他的妻子商淑芳更是勇挑重担,毅然承担起尽是老弱残疾的家,不惜呕心沥血,竭尽贤妻良母的职责。她所受的艰辛磨难,不啻是一曲悲壮的歌。

故事揭示半世纪以来历史的一个侧面和世事的沧桑巨变,讴歌了忠义、正直、坚贞、无私,鞭挞了奸邪丑恶、自私巧伪,教育下一辈要树立正气、浩气,作堂堂正正的有用之材,珍惜青春年华大好时光,为振兴国家民族推动社会发展而努力。



序

幕

序幕

1

被人们视为世外桃源、洞天福地的梨花镇，坐落在 M 县县城十余里外的南山垭口上。

M 县坝是镶嵌在滇南万山丛中的一粒明珠，南狭北阔西北紧接太屯坝、荒坝，其余三面数百里外皆是巍巍群山。坝里气候适宜，四季如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平坝及山冈随处是星罗棋布的城镇村庄。

展望梨花镇，镇中央一座四方小城，城内纵横六条小街，却只有南北门穿城而出。城门上匾额，南曰：御远；北曰：永安。城内外一致青色瓦屋，屋宇集中，街道井然。南北城楼阁：观音阁、玉皇阁、文昌阁等等，楼阁高耸，画栋雕梁，雄伟壮观。东西城下各有条小河，流水轻缓，河上各架两座石拱桥。永安门前有一座于清朝嘉庆年间建造的石牌坊，上台：圣旨，中台小匾：八叶衍祥。楹联：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中门两侧

男女石童衣袂飘飘，其旁石龙石凤石花瓶等无不栩栩如生。门墩上精雕细刻二十四孝，三门内外各四只雄狮把守，出类拔萃，峥嵘轩峻堪称滇南一绝（可惜 1952 年随南北城阁被拆毁，玉皇阁也毁于大炼钢铁）。

镇子四周绿阴蔽日果木成林，春季里桃花如燃、梨枝堆雪、李花泛白，到了夏季，一望里但见榴花似火，原野里绿秧块块，菜花涌金，虽没湖海一样山明水净，却也似花海碧波，仙岛浮沉。

这里多年没发生过大动乱，人民生活安定平稳，只要不是懒惰和遭受天灾人祸，每日温饱便不成问题。抗战时期县城屡遭日机轰炸，这里却一直得以幸免，所以人们都说此处乃“福地”，许多外地人流落至此都不愿再走。

梨花河由南绕镇西出再往北，流水长年不断。

梨花镇虽地处偏僻，却是戎边要冲上一个重镇，自古有它显著重要的地理位置。早在西汉设置益州郡时这里即为赉右县，那时 M 县城还是一个以“目则”命名的小村，元初才归属如今 M 县县城，故当地流传着先有梨花镇后有 M 县城的说法。据说北宋名将狄青和杨文广平交趾（越南）之乱曾于此厉兵秣马，至今许多地方仍沿用当时旧名。如：除城里一直称城里或城内外，城外的东营街、西寨街、南堡街、北垒街即当年的东营西寨南堡北垒的后世称谓；西陵岗边有当年的将台，西山隅村乃昔时之教场所在地。

朝日融融，镇子中心集市的石牌坊上下，万头攒动，人流拥挤，食摊货摊连接。永安门东城根下摆卖土特产柴草类，西城根下摆卖青绿蔬菜瓜果肉案，牌坊脚下摆卖凉热卷粉、米线、面条、烧豆腐、烧饵快、油炸饼、豆浆等零食，摊前都围着三三五五食客。街道两侧百货店、土杂店、米豆店；馆子、

茶舍等鳞次栉比，顾客盈门。这里是方圆十多里内一个中心集镇，又多是农家，中午男子多要下田地，故主要交易在早上。市场早集闲常和街天几乎一样热闹，各种店铺、馆子、茶舍和诸多食物摊整天开张买卖，有的直卖至夜静更深，节日和年关更加热闹非凡，各种货物也交易到晚。

2

民国三十七年仲春。

牌坊脚下不远，一户大门向东、两级石阶两扇大木门一条巷左转入院的人家，正屋、两耳前邻都是楼房，左侧两间耳房，右侧厨房，正房旁两侧楼梯脚都有巷道的宅子里，卸去六扇纱窗门的堂屋正中停口红头黑漆大棺材，棺后供桌上方贴：天地君亲师位；左侧贴：邹氏祖宗牌位；右侧贴：土地灶君神位。左侧墙上又贴：显考邹府君之位。灵位下单桌上放一茶杯、一盏长明菜油灯和插三炷香的香炉。堂屋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一派悲哀凄凉景象。

梨花镇著名的四旺族：南高、北邹、东申、西冷。病逝停柩堂中者乃四望族之一的北邹支系第十七世祖满仓。

邹氏家族原籍金陵应天府，一世祖单名“渊”，系御林军中偏将，洪武年间随黔陵王镇滇，初命设屯临安卫；二世祖以守御（职衔）调戍梨花镇世袭武职。邹氏后人虽没高官显贵却也人才辈出，进士、文武举人不在少数。最负盛名的还数西山隅村的“小举人”，此生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十七岁中举，因出身寒微怀才不遇，忧愤成疾，三十一岁早卒，遗有神童诗一部。目下满仓堂弟金仓就属当地第一杆笔，邹氏家族除移徙山中一支已遍布梨花全镇。

满仓已几代务农，他幼年丧母壮年丧妻，年届中年却还祖

孙三代未分居，幼一代已十弟兄，全家三十多口，人多心多勤惰不一，难免各怀异志口角争端，后经家长会议终于分居了。

分居后的满仓穷愁不堪，不久老父谢世，子弱女幼自己又患风湿，没兄没弟少依失靠，几家叔伯弟兄都人多势众，少不了出言不逊强占上风，手足尚且如此，外人就更不免弱肉强食。当爹又当娘的他终于把三儿一女培育成人。

天鸿、天鹄、天鹏三弟兄都长得魁梧健壮。他们亲历困苦，长大都能吃苦耐劳，又因受过他人欺凌，更促成他们奋发向上非争一口气不可的精神。历来有钱就有势就不受人欺侮，几兄弟商定誓为争取成为小财主的目标而努力。

然而祖业微薄难成气候，为展宏图租赁了三十多亩地，借了注本钱，种下一季晒烟，一家人精耕细作，精心管理，终于皇天不负苦耕人，一片烟获得从未见过的好收成，还卖了好价钱，真是心想事成，样样丰收，这年大翻身后，他家修理了残危的住屋，购置了耕牛犁耙。三弟兄越发信心十足，男耕女织粗茶淡饭起早睡晚地奋斗不息，并毫无异议地把积蓄全部用来购置田地。

不久退掉租赁的地，渐渐地自家田地也照顾不过来了，于是就请短工和雇了个长工在家，后来并向外出租了些不便照顾的零星田地。

转眼满仓已至老年，有了立孝、立梯、立忠、立信、立仁、立智六个孙男，邹芙、邹蓉、邹兰、邹蕙、邹芸五个孙女；立孝、立梯并已娶妻，住屋挤促，于是购下现住的这所据说曾是家门中人售出的屋子。

历尽沧桑的满仓终于儿孙满堂家道“小康”，该享几年清静之福，尝尝当老祖宗的滋味了。偏偏是祸不单行，先是立孝妻患绝症久治不愈，接着自己一病不起。再接着天鸿、天鹏跟着

病倒，立梯妻吴琼玉也凑热闹似的生了枚大腿疮。一家这么多病人都两月余没迈出大门了。

接着满仓一病归天；两子两孙媳也卧床不起，立梯又在 S 县读师范，家中成年男子就天鹄和立孝安然无恙，故不得不长期把他停柩堂屋。

蒸蒸日上的家境忽然灾厄频临，变故迭生，危机四伏，有的邻里更在传说天鹄也随父病亡，说：“连天鹄也病死，他家这回垮了、烂了。”

3

三十八岁，中等身材，面庞椭圆的天鹄妻程慧，端碗热腾腾面条从厨房走进堂屋，把碗供在牌位前，筷子搭上碗边，虔诚祷告：“他爷爷来用早点。”她倒掉杯里的陈水，提起供桌上锡茶壶重新斟满杯子供上，又从供桌上几把香中抽来三支在灯火上点燃，后退一步作个揖后插到香炉中。眼下家中一个逝者需要每天数次焚香敬供，四个患者几乎全都要吃喝拉撒地照顾，天鹄妻又早病故，全家二十来口人生活及两头牛几只猪的重负几乎全落到程慧及三婢李婵娟身上。

“阿妈、阿妈，您在哪里不来带我去？”程慧刚把香插进炉，就听靠正屋的耳房传来她三小子立智的喊叫声。

立智年方两岁，长得面如满月体格健壮，家里家外人一致称他小蛮子。小蛮子生性敦厚安静，近来却常常深夜惊悸而醒，醒后大哭大叫无止无休，白天也烦躁不安总盯着娘淘气。程慧梦见他在惊涛骇浪中挣扎沉浮，转眼消失于急流漩涡之中，又梦见个面目狰狞獠牙外露的魔怪硬从她怀里把他劫去，一忽儿就不知去向。眼下，家中情势令人担忧，莫非小蛮子也撞上哪尊马头神圣了？这叫她神魂不安。天鹄也和她一样忙得起五更

睡半夜，但还是和他说了小蛮子情况和她的梦兆，要他务必挤空寻个先生为小蛮子算算命，看看座的什么星宿？撞的哪尊神圣？以便为他禳灾祈安。

梨花镇背街有个“活神仙”，据说当年何应钦出访越南，回国时路经这里慕名前去请教，何应钦报上八字，“活神仙”一招指便惊呼：“嗨！阁下乃王佐之材，不知已供何职？”何淡然道：“不敢当，在下不过师部一名小副官。”“活神仙”从此名声更响。某富翁也请“活神仙”算过命，他算后慨叹道：“阁下是运好命不济，虽富甲一方儿孙满堂，但子不孝孙不贤终将是叫花子命。”富翁一副关云长似的身材状貌，后来家道败落并半身不遂，虽没当街行乞，生活所需却不得不依赖儿孙。

4

天鹄于某夜去求教了“活神仙”，两人各一个凳头地相对而坐。天鹄首先报上自己八字，“活神仙”招指喃喃一番后说：“你家注定大伤元气，既损人丁又耗财，目前现状还不算坏。”天鹄暗吃一惊，再次求教：“到底要坏到什么程度？”“冥冥中事说不十分清，命里还要损人丁，家道怕是三五十年内衰败。”“有没有解救方法？”“活神仙”摇摇头：“劫可逃数不可逃，这是天意。”

天鹄又报出小蛮子八字请求指教，“活神仙”招指后侃侃而言：“此子座了白虎星小灾小病免不了，但无大碍，最好为他寻个干爹讨个外名叫叫。只是此子将来际遇不佳，虽是个仁义人有志者，结局却极其悲惨不幸。当然这是与整个家庭紧密联系着的，这叫覆巢之下无完卵……”

天鹄对“活神仙”的话将信将疑。后来还是给小蛮子寻了个姓吉的干爹，那干爹也精通文墨，动了番脑子后为他取名吉

逢春，意思是枯木逢春。几十年来在家族和众亲邻中人们唯知吉逢春，他的学名反而鲜为人知。

天鹄原来为吉逢春取学名为立智，后改为立志，意思是希望他立远大之志，成材成器能与无情现实作不屈拼搏，努力逆转所谓命定的命运。

天鸿与天鹄早有分工：读过私塾、精明干练的天鸿掌握家庭买卖收支；只上几晚夜学的天鹄亲率天鹏等与长工耕种，但目下既逢忙季又遇灾病，二百多亩田地要他筹划布置和亲自带着上阵，一大家人的生活来源及一班患者医药费用都须他去筹措。为此，早上鸡叫二遍他就得起床，喊应立孝和长工文进后就挑了箩先往菜园去了。

程慧给小蛮子穿戴好让他与邹蕙去玩，自己忙进了堂屋里左侧的一个房间。吴琼玉只穿内衣裤愁眉苦脸坐床上，程慧打开抽屉拿出剪刀、纱布、胶布药膏等，把她肿胀的大腿抬上床前垫高，撕掉原来的包扎，用裹好的棉球蘸酒精给她撮抹碗大疮口上的脓液。

吴琼玉很不过意地说道：“妈，您这么没日没夜地忙，还照顾我的吃喝拉撒敷疮换药，您胜似亲娘，您的好处我永生难忘！”

程慧说：“唉！媳妇也是自己儿女，病在儿女身痛在父母心。立梯又不在，我能不照顾好你？你能体会父母心意好处就好了。”

天鹄带立孝、文进挑三挑莴笋上街已日上东山顶，来到东城墙下菜行中歇担。天鹄说：“立孝，三挑莴笋你守着卖，文进抓紧去把几畦烟秧地整出来。我要捆两挑烟来卖，不然没花销了。”

日将当头，天鹄才扛着扁担绳索跨进院子，蹲在堂屋门前

序

幕

石阶上端着烟筒的立孝招呼他说：“二叔才回来？请吃饭去。”

天鹄：“好，你们都吃了吗？”

立孝：“吃了。”

“吃了你和文进先到地里干着，我赶紧吃点饭得去请几个工来帮着干；若我来晚，你们先带着干。”

天鹄狼吞虎咽吃了几碗饭，歇了碗，烟也没顾得吸一锅，交待程慧一些事和侄儿们一些活儿后就走了。

经两个多月调理，天鸿、天鹏和吴琼玉病体渐愈，田地庄稼基本满栽满插，于是三弟兄商量择定于仲夏某日殡葬父柩。一定下日期，妹子天凤和立孝、立梯的两位丈人都主张把老人丧事办得隆重些，天凤家说要请蚌壳，两亲家说要各来架狮子，虽形势不佳手头紧迫，但为不悖亲戚心意，也争面子顾声望而决定放手办了。

已牌时分，街道上忽然鼓钹喧天鞭炮声不绝，人们听说邹家丧事办得铺张，听到鼓钹鞭炮声都涌出门围观。灵柩尚未出门，两架雄狮已在“咚锵咚锵”的鼓钹声中舞得很紧张热烈，摇头摆尾起伏蹦跳，后面一架蚌壳也在渔翁逗引下羞羞答答半启半合忽进忽退。

灵柩出门了，狮蚌在前行行停停地舞蹈开路，抬棺送灵人也跟着行行停停。灵柩和众多的送丧人浩浩荡荡占了半条街，哭闹吵嚷地游过一街又一街，一个多时辰才把灵柩送出西栅门抬往坟山上去。

街街巷巷家家门口都站着不少观看的人。

邹家宅院到处摆满宴客桌凳，堂屋内外前后院子正楼及两厢耳楼摆满酒席，早餐连着晚餐，数日里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安葬满仓后，立孝妻冷氏病情有增无减。

天鹏突然头痛欲裂，虽及时送到李医生诊所，还来不及治疗就舍下三十余岁的李婵娟和立忠、立信及芙蓉、兰蕙等七个幼弱儿女去了黄泉。

又半年后，冷氏与立孝也相继升天。

之后不久小芸又一病夭折。

只有立梯，在 S 县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乡当了小学教员，秘密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共青团），服从组织调动下乡征粮，不久加入中共组织，接着参加边纵第十支队到 P 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斗争，担任政治指导员。

天鸿中年丧妻，两弟、弟媳都曾劝他早日续娶，经人撮合他终于与刁玉娥议婚。

这天，天鸿续取刁氏，堂屋内外和院子里摆满筵席，宾朋满座，天鸿眉开眼笑，借敬酒之际，向三十六七、戴着金镯、金戒、金耳坠，鲜衣华服的刁氏一一介绍着自己亲朋、弟兄、子侄等。

请客花用不算，从议婚至刁氏进门，她一人身上就花了一千五六百银元。

婚后刁氏携来与前夫所生的十六岁儿子解嘉兴、十四岁解金凤，娘儿仨一到就做起私生意来，吃大家的饭赚的自家钱，待遇与众人一样活儿却概不沾手。刁氏并把在前夫家所养三头半大猪拉来，天鸿征得天鹤同意，把家中青绿饲料、燃料及其它一应物件皆任由刁氏母子取用。

县城街天，天鸿都要进城卖自产的农作物，而后购些生产生活用品拉回。刁氏每个街天也要进城买些可赚钱的货物拉回堆着慢慢卖，每次天鸿请黄牛车拉走货，而后与刁氏同乘马车进城。北垒街武庙门前停着三辆上有遮阳顶棚、内置三排每排三座的马车，天鸿付两人车费后与刁氏登上前头那辆将满员的车。

日影偏斜，街道集市人流渐疏，刁氏把所买货物全送到牛车边，天鸿把她买的一堆甘蔗和几袋花生搬上车，把他买的几袋油菜饼搬上另一辆车，他付过车钱后赶车去了。

食客熙攘的饭馆里，堂倌近前：“二位来点什么？”天鸿仍让刁氏点菜。

刁氏：“麂干巴、鸡胗、凉拌猪肚、嫩炒腰花各一盘，大米饭二碗。”堂倌去不多时就用托盘端来菜饭摆桌上，夫妻稍作客气后端起碗。

出了饭馆来到水果摊边，刁氏拣好的乌梨、橘子各称三斤，称后她一个个拾进手提袋，他掏钱出来付，而后接水果袋提着来到马车站，又付两人车费后双双登上返家马车。虽各作各的生意几个月来都同车往返，但他包付一切费用。

看着天鸿和刁氏母子兄妹所为，街坊邻里也在暗里议论：桑 “邹天鸿的心变了……”

天鸿斗大字不识几个，生性憨厚是个能吃大苦干大庄稼的能手。他自幼敬爱和信任大哥，但大哥的买卖收支账却从不公布，他与一家人也从不过问，不惜自己受尽劳苦，风餐露宿地在田地里苦搏，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振奋的硕果，使家境日新月异。自从刁氏来到邹家，大哥的形象就在他心目中起了变化：从不言账目，迁就纵容刁氏母子，看来他并非心胸坦荡大公无私。莫非谁生来就是傻瓜和奴隶？以前弟兄妯娌都是高低拉拢成婚，奋斗几十年至今谁都没过过舒心日子。为什么要太爷太婆般供养刁氏母子，哪个欠着他们？李婊娟孤儿寡妇虽怀不平却没抗争之力，程慧在他劝说下隐忍，他真不愿让相处几十年从没红过脸的弟兄感情产生裂痕。宽厚善良总不免遭奸诈刻毒者谋算宰割，不管是弟兄亲友或别的什么人，家庭决不能再这

样持续下去了，考虑再三后他终于主动向天鸿提出了分家话题。

厨房里菜油灯前两弟兄传递着烟筒，谈了些生产后天鸿说：“当初大嫂没过门就先提出分家条件。他们来了已半年多，我看要分就分了吧，只是三弟媳带着那班弱幼儿女，生活实在不易，立忠已满十七岁，我们择个日子给他把媳妇娶了再分，这样也对得起九泉下的三弟。”

万不能吃亏的刁氏早先是提出过分家条件，但过门后却混财占便宜，还有人伺候她一心赚私钱，这时候蠢猪才会再提分家话头。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必遭人嫉恨，调调位置她也决不善罢甘休，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底下从来就是弱肉强食，谅天鸿和两妯娌也啃不掉她的屁股，所以什么都不管不顾。

危难之际，为了鼓励和带动兄弟，激起他们奋发不息的精神，天鸿也曾是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带领一家协力同心扭转家庭败局。但家运刚刚好转，苦命的原配妻就过早病逝，只留下立孝这棵独苗。他掌握家庭财政几十年，嘴说不欲再娶，却不时不在为立孝和自己着想而私设下小金库。刁氏给他带来欢乐和希望，放纵母子使其不愿再言分家话题，为了未见面的儿女及解氏兄妹再抓紧捞点，这就是他的过人高招。既然天鸿提出分家，他也表示满盘赞同地说：“你大嫂是嘴辣心善，当初是那么说，但过门后反而不好意思说了。不过早晚要分一回，就照你说的办吧。”说完，递烟筒给天鸿。

屋里，昏暗中，响起了躺在床上的刁氏和天鸿的低声争执。刁氏说：“分后横娶直娶，让他们自己娶去。”

天鸿：“别寸利必争、不知自足了，谁都不是傻瓜，该收敛着点啦，不然我硬是不好说话了。”

很快，两兄弟为早订下亲的立忠娶回了媳妇，接着就把家产作三份分开。天鸿、天鹤分住了前院，前院天鹤左天鸿右；

后院天鸿左天鹄右；李婵娟带着儿女搬去住了祖遗老屋。

6

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两位尖兵首先进入北栅门，从两侧墙根直插镇子腹心，与随后进入镇子的大部队迅速击溃残敌占领了镇子。

梨花镇建立起新政权，任命立梯为镇长。

腰带上别手枪，立梯每天上、下午出入政府公干，真可谓年轻有为，少年得志。

风 生活无愁前途美好，吴琼玉与立梯生活得甜如蜜糖。菜油
雨 灯下，只穿内衣裤躺着的立梯，爱抚着臂弯里的她：“你这么
雨 丰满健康，怎么自那次流产后任我怎么努力都怀不上？”

吴琼玉：“想当爹了，你风流倜傥有才华有前途，要是我
治 真的怀不上会不会休了我？”

桑 立梯：“你看我是那种人吗？倒是我一旦落寞受苦你能贫
贱不移与我风雨同舟吗？”

吴琼玉：“能，只要你不嫌弃，甘与你生生世世做夫妻。”
翻转身紧抱住他。

可是，从此以后他们也许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浪漫”日子了。

这是革命时期。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会里在一次次召开会议，工作组长指示说：“为使阶级分明，利于土改、镇压反革命和恶霸、地、富分子，没收地主田地、浮财；清算富农剥削账等一系列运动能够顺利开展，凡地富出身的干部都要接受审查，如富农出身的邹立梯就占着镇长职位。”……

可风暴还一时扫不到邹家。